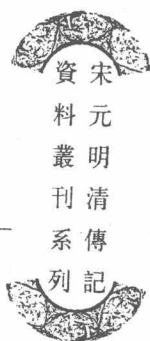




遼金元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 輯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宋元明清傳記
資料叢刊系列

遼金元傳記 資料叢刊

本社影印室輯

5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邵遠平撰

元史類編
卷三十一—四十一

掃葉山房刊本

元史類編卷之三十一

仁和邵遠平戒山學南沙席世臣鄧客民校刊

儒學一

趙復

許衡

附耶律有尚

李俊民

張特立

李昶

劉因

附安熙

張頴

附孔思晦

金履祥

補陳經

蕭奭

韓擇侯均

同恕

附第五居仁

董樸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出伐宋德安嘗拒戰其

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

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

名臣事畧云復見樞戎服而髡

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

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樞為一莞

樞與之言奇之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

因與樞訣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

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沈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

則宗祀可延隨吾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

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繼傳註盡錄付樞學徒從遊者常
 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朱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
 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强之仕惟中聞復議
 論始嗜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于燕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
 游朱六子配購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
 書廣博學者未能通貫乃原義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
 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
 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
 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
 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
 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
 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

弱心未喪本爲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明心爲勉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經義考載有春秋通旨一書吳萊所作後序

用

冊曰濂洛心傳探源洙澗紫陽集成庸衆猶昧復起羈俘倡道燕都手疏口授乃闢蔡蕪向微先生孰啟羣儒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幼端慤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更三師

考歲畧云衡幼與羣兒嬉即讀書

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羣兒莫敢犯凡三易師

亂中皆遇難而無後每歲時設位祭之終身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

從日者游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

理學宗傳云父家爲令爲郡從事見州縣追呼考年歎曰民不聊生矣遂

棄去既避難咀峽山始得王弼易註夜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

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

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

名事畧云王辰北渡隱居大名自扁其齋曰魯因號魯齋先生

居三年聞亂

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

書益大有得

考歲畧云姚樞以道學自任衡詣蘇門訪之得易傳四書集註或問及小學等書謂學者曰昔所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

小皆自小學入衡亦篤志力行以身先之雖隆冬盛暑不廢時年四十志學如成童國學事跡云衡自得小學則主此書以開導學者嘗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

不治尋移家蘇門山與樞及竇默相講習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嘗

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責也凡喪祭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

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有餘即以分族人及諸生

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嘗被召入京師以其雪齋

居衡命守者館之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

而去世祖出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

考歲畧云乙卯廉希憲宣撫關中奏授衡京兆提學仍給月俸辭不受往返月六七不能強

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衡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

民大化之會世祖南征乃遣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送臨潼而歸

中統元年世祖卽位召至京

考歲畧云庚申上卽位應詔北行至上都入見問所學曰孔子問所長曰虛名無實誤塵聖聽問所能曰勸力

農務教授童蒙問科舉何如曰不能上曰卿言務實科舉虛誕朕所不取留七月還燕

時平章王文統以言利進衡樞輦入

侍每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曰於帝前排文

統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爲表裏乃奏樞爲太子太師默爲太子

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實擯使疎遠默以屢攻文統不

中欲依東宮避禍與樞同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且禮

師傅與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則

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改衡國子祭酒明

年謝病歸

考歲畧云辛酉三月應召至上都九月得召南還仍奉旨敘授懷孟路子敦張文謙申大名宣撫復入中書初見衡屢請執弟子禮衡拒而止文謙數忤倖臣被譴

責至是遣人求言衡貽書曰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若

甚難終知其易可委者尙可恨者夫入無辜而事有偶然舍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擢之其害愈

大既微于色又發于聲
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相年甫二十一謂其未諳

機務欲衡輔之復召至俾議中書省事衡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
規摹言自古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歲
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
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
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他
愛與公而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
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
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
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
因時順理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憂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

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太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庠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

摹之定又難於鄉時矣唯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爲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用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卽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爲君子爲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家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

能治必求玉工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天下神器之重可使不得法者爲邪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違邪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効諸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一作戶
版籍之數並籍當議之亦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

之所能及也三曰爲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畀以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則其說由來遠矣臣請舉其切要者欵陳于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慎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中卒至無補况因之爲過者又日新月

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
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
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
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
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
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
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
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
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
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疴蘊難知者雖同居共
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
也又有衆寡之辨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

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旣邪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唯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邪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

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
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
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
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
而名之命之汎如厝養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
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
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甘尸素
以取譏天下後世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尚有難合者焉人
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己過務快己心而不務
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
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
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邪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